江花周刊

8 长江日报

2026年11月4日 星期三

主编:周 璐 美编:职文胜

版式:洪菊华 责校:正 杰

该流的与该藏的

周璐

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很有意思。一篇写沌水,一篇写藏山,一南一北。沌水在江汉平原上不慌不忙地流,电子地图上几乎只是一根细蓝线,可村庄、田野、桥梁、城镇都认得它,最后满心欢喜地扎进长江。藏山在山西盂县的大山深处不说话,一个藏孤洞、一座保孤祠、四尊怒哀喜乐的石狮,把一段两千六百年前的传说藏进岩缝和松涛里。

流动的那头,是技术,是产业,说到底,是这座城一天天长起来的速度。20世纪90年代,沌口还是一片荒坡湖汊,秋冬风吹芦苇荡,白茫茫望不到头。如今东风大道一天天延长,高架从汉口一直伸到沌口,轮渡的漫长等待换成了20分钟车程。十堰山沟里,马灯下用榔头敲打出第一代猛士;今天的车间里,两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汽车。造的东西变了,造的方式也变了,可那股从零开始的闯劲没变。熊绎"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"是闯,楚庄王三年蛰伏、一鸣惊人是闯,猛士闯进被国外品牌垄断几十年的豪华电动越野,也是闯。

藏山那边,沉淀下来的又是另一种东西。它所藏的,不只是一个孤儿。程婴舍子救孤,从《左传》的简笔到《史记》的铺陈,从元杂剧的唱念到伏尔泰的改编,两千多年里被反复重读、质疑、重新理解。那尊怒狮,怒目圆睁,像要把一切凶险挡在门外;旁边那尊乐狮,经历多年风化,面部有些残缺,神情却还是平和旷达的。四尊石狮把人的心性刻进石头,也把"善恶到头终有报"这句老话刻了进去。经典大概就是这样藏住的。一代又一代人站上高处俯瞰深谷,再回到地面,还是觉得高山仰止。

日夜流动的沌水,在安静的时光里演奏着一首奇妙的变奏曲,曲调悠扬、顿挫、繁复,永远没有最后一个音符。藏山那128米的观光电梯上上下下,把人从谷底送到高处,再送回地面。站得高时,经典的意义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幽深;回到地面后,经典的意义变成高山仰止,而不是高处不胜寒的孤寂。

沈念和刘醒龙均是鲁奖获得者,风格不同,路数也不同,两篇文章却有着奇妙的对应。沌水汇入长江时满心欢喜,是因为它知道自己从哪里来;藏山把传说藏进每一道山谷,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站上去,还能感到那份秘而不宣的敬畏。往前走,但记得为什么出发;藏得住,才流得远。

沌水曲

沈念



车谷揽胜图—001(中国画) 吴万昊作

一

每一条河流天然都有自己的曲调。

江汉平原上水流纵横,河网稠密,声腔各异。在武汉市郊西南部有一条叫沌水的河流,上流是从汉水分支的东荆河,流经汉阳县,接纳南河、北河、黄丝河,到了临近汇入长江的地方,才被称作沌水。

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水流,都是奔向长江而去的。沌水也不例外。这条在电子地图上几乎是一根细细蓝线的水流,一路流过村庄、田野、桥梁、城镇,流得不慌不忙,往东流得并不远,就满心欢喜地投入了长江的怀抱。这个地方一头连着沌水的秀丽,一头迎着长江的浩荡,也就有了"沌口"之名。

沌口这个名字天然水汽弥漫,天然得让人生发对远方的想象。老辈人说,从前从汉阳出发,经沌水,可以到蔡甸、沔阳,到更远的地方。河面上有船,船上载着粮食、布匹、盐,也载着书信、乡愁和深情。水面上的船工号子从早唱到晚,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,把岸上的村镇串起来。在这个江河相遇、流水回旋之地,人们见过大江上的千帆过尽,也看着小河边的炊烟升起。

后来有了公路,有了汽车,沌水愈发安静,沌口却日渐热闹起来。

二

去沌口的路上,车流穿梭不息,像是另一条"沌水"在流动。

流动的事物,都是在往前走的。朋友介绍,20世纪90年代,沌口还是一片荒坡和湖汊。我的老家也在长江边,自然就能想象那般场景:到了秋冬时节,风吹芦苇荡,白茫茫一片,像没有尽头的荒野。水路似乎是到世界去的唯一通道。

沌水往前走,走出了宽阔的路,迎来了熙攘人群,也盖起了成片厂房。东风大道一天天延伸,高架桥一路伸展到沌口。以前若是从汉口到沌口,要坐轮渡过江,需要时间的等待。现在开车走东风大道高架,汽车呼啸而过,二十分钟。

时间上的缩短,很大程度上依赖交通的发展。因为城市的定位与发展,这里便有了一个更现代的名称——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。从最初规划的十几平方公里,历经数次扩容,到今天的数百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也已数十万计。人们也叫它车谷,顾名思义,车谷是生产汽车的地方。自从东风总部从十堰迁至武汉,这里集聚了多家整车生产厂和众多世界500强企业,汽车零部件企业成片集聚,沌口成了全国汽车产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,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已过半。

河流既是向前的,也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。车也是。人们通过汽车的位移,从此地到彼地,也从一个时空节点走向另一个时空节点。车谷的车,以分钟计的生产节拍下线,跑向全世界;车流如水流,"沌水"也就跟着流到了全世界。

三

古琴台修旧如旧,更重要的是,故事是长在时间深处的。高山流水,伯牙子期。伯牙弹琴,子期听琴。伯牙心里想着高山,子期说"巍巍乎若太山";伯牙心里想着流水,子期说"汤汤乎若流水"。后来子期死了,伯牙摔了琴,说世上再无知音。

跟随一位古琴专业研究生走在"过去",却意外听到她对知音文化的新理解:"伯牙弹琴,子期听琴懂琴,这是一种默契与信任。知音文化不只是关于琴的,也不只关乎两个人之间的情谊,也包含着人造物、人对物的理解。"这般想来,车谷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。造物的根,楚地原本就有。

荆楚大地上,从来不缺少造物者的故事。几年前去过湖北省博物馆,琳琅满目的器物,历经千年而存留。曾侯乙编钟出土时数十件编钟成套,每一件都能敲出确定的音,这些音集合在一起,竟能奏出完整的乐章。人们惊讶地发现,它的音律与近现代音律高度相通。两千多年前的楚人,用铜、锡、铅,用锤子、火焰,造出了诸多器物。这些器物已不是一件件简单的器物,而是人对声音的理解,对秩序的想象,对天地的敬畏。我们若是沿着时间的轴线,能清晰地看到楚人的造物技艺没有断过。只是造的东西变了:编钟、铜鼎之后,又有铁犁、机器,固定的机器变成奔跑的汽车。造物者在变,造的东西在变,造的方式也在变,但"造"字的内涵还是一样的。

于是,我在古琴台看到并记下了八个字:"琴以载道,器以藏象。"这句话让我格外激动。我理解它的意思,琴不只是乐器,也是承载思想与精神的载体;器物不只是用具,更是蕴藏着天地万物的意象。这恰是我们理解车谷、理解制造与生活的一个入口。车谷的造车人,何尝不是在制造承载着新的时代精神的"琴与器"?

四

我正是带着对"器以藏象"的理解走进车谷,去追寻造车人的足印,探察他们心底深处的时空万象。

"猛士"二字,初听带着一股荆楚的蛮劲。但它最初的模样与今天有着很大的差别。在东风集团的全球创新研发中心,年轻的讲解员告诉我,最早的"猛士",诞生在十堰的山沟里。

鄂西北的十堰市,四面环山,通往外面的公路,要拐很多道弯。20世纪60年代,第一代东风人像无数细小的水流,一头扎进了山沟里。那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简陋,住在芦席棚,昏暗的马灯照明,笨重的榔头和锤子,敲打时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没有图纸,没有模具,但就是在反复的敲打中,东风人造出了中国自己的军车。讲解员说,一个驾驶室的顶盖,有经验的师傅要敲几千下,才能敲出顶盖的模样。手麻了,连水杯也端不稳,半夜耳朵里还嗡嗡作响,全是叮叮当当的声音。

马灯是夜里唯一的光。灯光黄黄的,照着芦席棚的顶,照着锤子起落的地方。没有人退却,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激情,一切阻力都不放在眼里,困顿了就靠着榔头打盹,醒来就接着敲。支撑信念的力量像江汉平原上的水流,永不干涸。人们头脑中浮出的那辆汽车,似乎有模样,又似乎没有,也无人知道这辆车的性能到底怎样,但它必须造出来,因为一个国家,一定要造自己的车。

东风第一代军车EQ240,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自主设计并投产。这款车生得方正,棱角分明,车门关起来,闷闷的响声,像是关上一扇粮仓的门。当时生产者脑子里反复盘算的要求是:有耐力、能扛事。它跑戈壁、雪地,也跑海拔数千米的高原。它的发动机吼起来,像一头不肯低头的牛。它身上没有一根多余的弧线,因为直线代表着刚强勇猛。后来,东风人给新一代越野车取名"猛士",名字取自"安得猛士兮守四方"。

几次升级后的"猛士"披上了装甲,玻璃厚了,底盘高了,能挡子弹,能防地雷。它更重了,也变得更强了。它像一个穿了铠甲的楚人,沉默,坚实,站在那里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。它多次亮相阅兵式,也多次护航航天英雄回家。无论在长安街上,还是在旷野沙漠,车轮碾过地面,轰鸣声像极了楚人敲响的编钟。

驾驶员已经端坐在车上,我踩着脚踏坐上副驾驶位。这一次,我体验的是猛士家族的新成员M817。上车前我就左右打量着这台战甲造型的车,棱角硬朗,竖向尾灯,气场强悍。驾驶员边操作,边让我感受飞快的百公里加速,又快又稳;空气悬架,后轮转向,狭窄山道也能轻巧掉头;爬坡、涉水都不在话下,号称"陆地冲锋舟"……

"国有大事,必有猛士。"这句话,是一个民族的底气。"猛士"成长得越来越快,也越来越强。它不再是芦席棚里用锤子敲出来的铁家伙,而是有了更好的钢、更壮的车甲、更聪明的大脑。2022年,东风人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,要造一辆豪华电动越野车。东风要去造豪华车,去电动领域占一席之地,去打破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领域,能成功吗?面对质疑,东风人没有回答,只是转身走进了研发车间。

2022年的车间,已经不是艰难时代的芦席棚了。机械臂、激光焊接、数字模拟,技术与时俱进,但造车的人,眼神还是和当年的老东风人一样,认真,倔强,不信邪的劲儿,一点没变。

这辆车,你第一眼看见它,会觉得陌生。它的铁盒子外观变了,腰线凌厉,轮眉宽大,身形魁梧,车灯像猛兽般凝视。它四轮独立驱动,原地掉头,蟹行爬坡,在沙漠里如履平地。车内的配置和性能,也让人惊喜不已。座椅是头层牛皮的,音响是丹拿的,屏幕是三联屏的;智能驾驶能自己变道、泊车。可仔细端详,它的前脸还留着军车的棱角,底盘还带着军车的骨架,它那张灰扑扑的面庞变了颜色,骨子里还是那个从十堰山沟里走出来的猛士。走出山沟的猛士,无论走多远,血脉里还留着那盏马灯的温度、锤子的声响。它不再只属于战场,也驶在城市里,行进在旷野中,它走在那些去远方的人的梦里。

讲解员翻出几张照片,让我看它的底盘,问它像什么。像一把楚人锻造的剑,当年用来上阵杀敌,如今刻了花纹,镶了玉,挂在人的腰间。你抽出来一看——刀身的寒光还在,刃口的锋利还在,那股"不服输"的劲儿没有消失。从猛士817到猛士917,名字变了,模样变了,那股劲儿一脉相承。从猛士917的变与不变来理解它,就会发现在速度、架构、配饰之外,还有一层意义:它愿意从零开始,愿意和年轻的新势力站在新的起跑线,比技术设计,也比想象力。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兵,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居功自傲,而是选择重新成为一名闯将。时间若回到过去,谁会想到东风这家靠传统重卡起家的国企,在高端新能源车领域走出自己的路。东风人的车轮驶进武汉之后,产品品牌从"功臣车"一路拓展,有了岚图、奕派等新能源矩阵,新能源车下线越来越快,已驶向数十个国家。在"东风"的吹拂下,武汉集聚了上千家汽车零部件企业,形成了完整的新能源产业生态。

每一条水流往前走,并不知道下一秒要遇到的是高山还是低谷,路不都是"闯"出来的吗?楚人熊绎,在荆山一带"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",那是三千年前的"闯"。楚庄王,三年不鸣,一鸣惊人,那是两千多年前的"闯"。猛士进入豪华电动越野这个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的领域,是新时代的"闯"。猛士造车,凭借的是荆楚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造物之魂,展现的却是民族的想象力、国家的创造力。

五

站在中国车谷的展厅里,玻璃幕墙外是明净的蓝天。一辆流线型的智能汽车正缓缓旋转,车灯如呼吸般明灭。讲解员说着"舱驾一体""超长续航",我的思绪却飘得很远。

车谷的造车人,各有各的故事。一个北方来的年轻人在车谷做智能驾驶算法工程师。他每天的工作是让车"看见"世界。他灵活地调用那些藏在车身不同部位的摄像头、毫米波雷达、激光雷达,让车知道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,是行人还是树。他工作的最大价值就是让车能"读懂"规则秩序。

车是人造出来的,车身上每一道弧线,都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折射。东风人对造车的理解,是以人对道路和世界的理解去设计的。东风研发总院,有一群人埋首人工智能实验室,为的是赋予汽车"思考"能力,描画的是"汽车具身智能体"蓝图,读得懂人的犹豫,读得懂人的莽撞,读得懂人在深夜开车时无法言述的孤独。"让一辆车成为思考、感知和行动的智能体,理解人的需求。"我忽然觉得,这句话道出的是智造时代的本质。

参观的同行者离开了,我还在展厅里站立着。与我同样站立的,是那几台不同型号的车:蛟龙战甲、岚图梦想家、风神……最耀眼的莫过于猛士917,车身倒映着顶灯,像一面立体且阔大的湖水。走过来几个年轻人,在一位老设计师的带领下,围着它,用眼睛抚触,他们眼里的光,和我从东风历史展陈老照片上看到的东风人脸上的光是一样的。智能时代的车,是人伸向远方的触角,那一道道光里,一直藏着对"今后"的想象,对造物的敬畏,也藏着对生活的期待。

夜晚,乘车经过沌水,贴着玻璃窗望着夜色里的河流。奔跑的车灯闪烁,一盏一盏,连成没有尽头的线。时代里的每一个人,都是不同的光的折射体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,也汇入沌水,汇成一条光的河流。流动,意味着不固守,也意味着更新。水的回旋、光的闪烁不是停留,而是在思考、积蓄,为了更好地前行。安静的东西,往往最有力量。

日夜流动的沌水,在安静的时光里演奏着一首奇妙的变奏曲。它的曲调悠扬、顿挫、繁复,无论怎么变化,永远都没有最后一个音符。

沈念: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作品集《八分之一冰山》《大湖消息》等。历获鲁迅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高晓声文学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万松浦文学奖等。

藏山的宝藏

刘醒龙

在藏山,或低头,或仰望,想这座山的巍然峻拔,更想一部经典如何诞生。

藏山,为了使人体验那比传说还要深刻的幽邃,特地修了一座垂直高度达128米的观光电梯。上到顶端再看下面的深谷,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当年,一心想杀掉赵氏孤儿的晋国权臣屠岸贾派出几百人,想在这片绵延几百里的太行山西麓找出从后宫秘密送出的一个婴儿,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在这种地方,就算屠岸贾能穿越时空,让当下分辨率最高的卫星悬在空中,也难以达成罪恶目的。藏山叫盂山时,这里除了山谷、树林和岩洞,地面上没有一片瓦,也没有任何小径,完全是一座没有一点人间烟火的野山。传说中,赵氏全族在那场大屠杀中唯一幸存的婴儿赵武藏在这种地方,外人想要探听到一点蛛丝马迹,除了土地老儿和山神爷,连树梢上的云都不清楚,只有问那没有长嘴、没有长手、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的风。

据《史记》所载,公元前597年那场血案,赵氏三百多口惨遭灭门,连带一名无辜婴儿被亲生父亲程婴拿去替死,换得婴儿赵武躲进盂山。十几年后,公元前583年,孤儿赵武得幸复出,报此血海深仇。因为掩藏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孤儿,当地人索性将盂山改名为藏山。

站在高高的藏山上,俯瞰谷底的藏山村,给人的感觉,眼前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陷阱,或是历史给后人挖的一个大坑,更是一个难解的人间谜团:一个还在混沌状态的孤儿,如何能令他人违背伦理,以自己唯一亲生骨肉的死,来换得昔日顶头上司唯一血脉的延续,而且千百年来好评如潮,哪怕是在与东方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地区,各种各样的颂扬同样不绝于耳。

纵观世界,似乎唯此一例能够赢得如此普遍的美名。

当太多人觉得一座山是名山时,这山当然就是名山了。

当太多人认为自己必须是某个故事的传承者,这个故事当然就是经典。

位于山西孟县大山深处的这座小小村落,完全是为着那份纪念而建立。从洞中套洞、曲里拐弯、相传为程婴赵武当年躲避搜捕的藏孤洞,到专门纪念程家婴儿的保孤祠;从彰显赵武家族历史的文子祠,到感念程婴舍子救孤、抚育孤儿的报恩殿;从祭祀传说中掩护赵氏孤儿的八位义士的八义庙,到传说中程婴怀抱赵武登临的抱孤峰;还有其他种种配套院落与宫楼,与其说是供人休养生息的村庄,不如说是专门供养那段传说,让那段传说在此地生生不息。

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左传》,用极简明的文字最早记载赵氏孤儿之事:晋景公的姐姐庄姬公主在丈夫赵朔死后,与赵婴齐私通;但赵武是赵朔之子。那时的赵氏家族,因为赵盾的精明强干,在晋国国内声望极佳。赵朔是赵盾的儿子,也是赵婴齐的侄儿。赵婴齐的同母兄弟赵同、赵括岂能容下这等丑事,就将赵婴齐流放到齐国,后来客死他乡。庄姬因此怀恨在心,诬告赵氏谋反,晋景公下令诛杀赵同、赵括等全体族人。赵武跟着母亲庄姬住在宫中得以保全性命,十几年后,大夫韩厥进言,才恢复了赵氏封地与爵禄。

《左传》所记如此,此事后来如何演变流传,却不得而知。数百年后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,引发祸端的人由庄姬公主变成了权臣屠岸贾,赵朔成了被屠岸贾灭门的主要受害者,私通之事不再提及。司马迁笔下的屠岸贾,为争权夺利瞒着晋景公诛杀赵朔全族后,赵朔之妻庄姬公主躲入王宫,生下遗孤赵武。老臣公孙杵臼与友人程婴定下救孤之计,由前者主动认罪赴死,后者再用亲生骨肉骗过屠岸贾,带着赵氏孤儿千里逃生,藏匿十五年,直至平反昭雪,诛灭屠岸贾一族,赵氏得以复兴。

又过了几百年,来到唐代,民间社会认起真来,在藏山上建庙修祠。成书于公元736年的《史记正义》记载,一些地区祭祀程婴、公孙杵臼已成习俗。再到宋代,宋高宗敕封赵武为藏山大王,大概因藏山峡谷中多有雨水,赵武竟被封为地方雨神,形成附近一百零八村每年农历四月联合祭祀的庙会制度。公元1172年,金代《神泉里藏山神庙记》碑刻中说:"此方之人为立庙貌,其来远矣,岁岁血祭。"至此藏山已被看成忠义文化地标,加上元杂剧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的推波助澜,再到明代成化二十年(1484),朝廷下诏重修藏山祠,升格为万岁朝廷香火院。延续到清代,每逢祭祀时节,乡间巡游队伍超过千人,并形成固定的程式、仪仗和音乐。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侵华日军和伪军开始对晋东一带反复进行剿杀,造成地区人口或死或逃,大量减少;如此声势浩大、流传千年的庙会活动才被迫中断,终至失传。

几个藏在典籍里的人物,一段流传在民间的传说,如何能够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,沉淀为中国古典悲剧的标志性作品?固然,其中有人性与人生中最容易共情的生死冲突,有悲天悯人的亘古情怀;看似确立了忠良蒙冤、义士舍命、遗孤复仇、善恶终有报的中国式悲剧范式,实则是普通俗众借以言说自身、以自身固有能量成为自己的英雄、同时也成为世界的英雄的一种方式;更是掌握文字权力的读书人,如何从生活尘埃中发现并提炼艺术真谛全过程的一种呈现。比如司马迁,在《史记》中写出与《左传》大不相同、更令人动容的赵氏孤儿。在司马迁之后,从普通百姓到达官贵人,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不断地进行艺术应用与提升,这才有对后世小说、诗文、戏曲的深远影响。这种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,成为人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图腾。

按理说,西方文化中并不缺少悲剧人物,如古希腊的俄瑞斯忒斯,古罗马建国传说中的罗慕路斯与雷穆斯,西方宗教故事中约阿施的故事和摩西出埃及的故事,还有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。然而,1735年,传教士马若瑟节译的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收入《中华帝国志》,在欧洲刊行;二十年后,伏尔泰据此改编为五幕悲剧《中国孤儿》,在巴黎公演大获成功;英国人墨菲、意大利人梅塔斯塔齐奥等先后进行改编,德国人歌德也受其启发进行创作,相关作品有英、意、德等多种版本。欧洲学界将其与《哈姆雷特》相提并论。这也应了王国维评价《赵氏孤儿》的那句话:"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,亦无愧色也。"

生命无论大小,不分强弱,正如人的十指,虽有长短,却都有不可交易的尊严。

任何人在生死关头凭着人性做出的抉择,都会自然而然地跨过一切文化壁垒。然而,哪怕是为了匡扶正义,也不可以剥夺一个无辜婴儿的生存权利。基于这种立场,程婴的选择在今天的伦理视角下是难以接受的。《赵氏孤儿》中的此类描写,正是欧洲文学与文化体系所缺失的;而《赵氏孤儿》所表达的中国伦理,以及中国式悲剧所强调的文明高于武力、道德可以感化强权的理念,为启蒙时期的欧洲文艺注入了新的思想,产生了新的变革动能。

藏山村的"藏孤胜境"明万历牌坊底下安放着四尊神态各异的石狮子。左边第一尊可以称为怒狮,与人在极度愤怒时的神情十分相似,怒目圆睁,浓眉倒竖,唇翻齿露,那样子是要将一切凶险拒之门外。中间两尊,一尊可以称为哀狮,一尊可以称为喜狮。哀狮哀得低眉落眼,忧伤凝重。喜狮喜得眉开眼笑,神态松弛。其哀当然是因为赵氏平白添了三百口冤魂,其喜也是因为天佑孤儿,让赵氏苦尽甘来。第四尊为乐狮,依然是将人的心性寄托在石狮身上,虽然历经多年风化,面部有些残缺,但依然看得出平和安静、沉稳旷达,流露出一种安乐可人的神情。很显然,这是寓意:冤有头,债有主,善恶到头终有报;再大的冤情,了结过后,让百姓安享太平,才是万古长存的藏孤本意。

《赵氏孤儿》还在继续流传。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,西方学界再回头重读《赵氏孤儿》,不少学者反而对程婴的选择提出尖锐质疑:无论目标多么正义高尚,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拿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当作筹码。不同时期对经典的重读,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不同理解,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。外界也许千变万化,藏山这里,一如那四尊石狮,一切怒哀喜乐,只有符合人们所能接受的美好,才会流芳百世。

离开藏山很久,我仍在想那高高的观光电梯。直到某个瞬间,忽然明白,这就像对经典的理解:当人们站在高处时,经典的意义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幽深;当人们回到地面后,经典的意义反过来变成了高山仰止,而非高处不胜寒的孤寂。

刘醒龙: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散文奖、全国"五个一工程"奖得主,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、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。

本社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3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| 邮政编码:430013 | 长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|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027-85888888